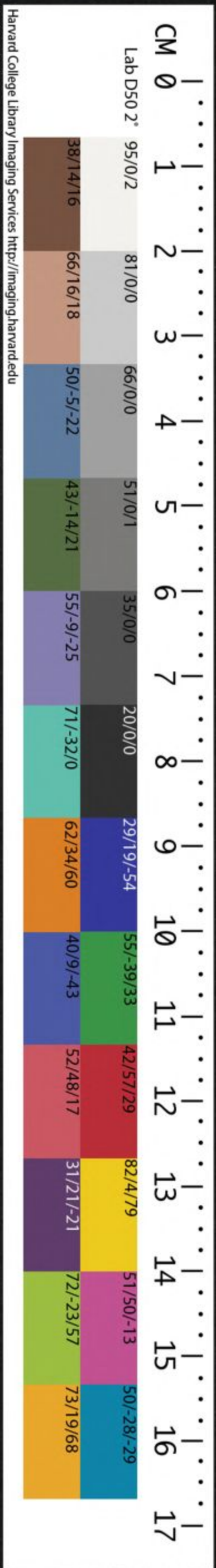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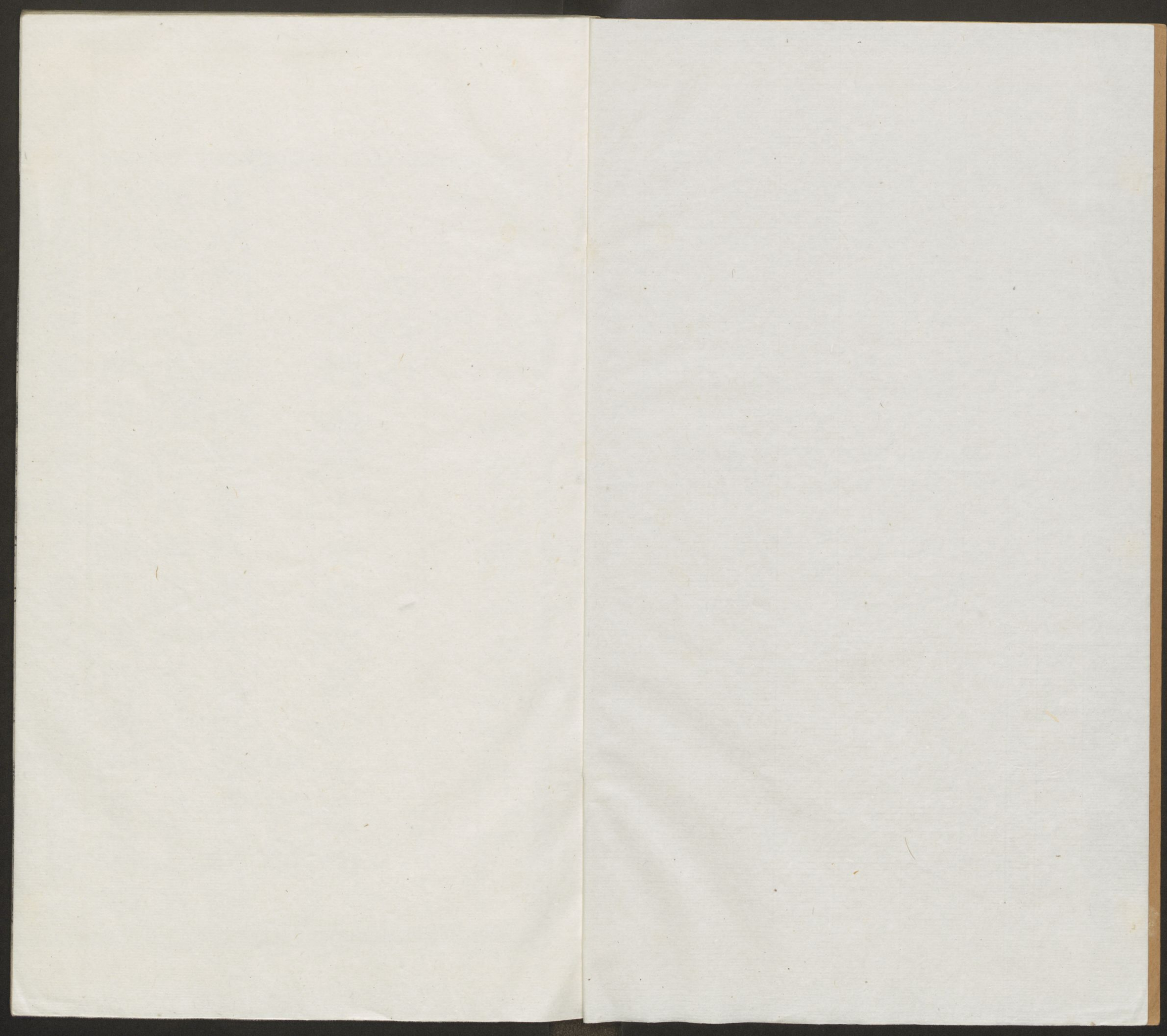


T 4664.5 / 483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8 1948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六十二

百官門

內侍中

論趙繼龍不合越次幹當天章閣

傅堯俞

臣伏聞差贈淑妃董氏閣使臣供奉官趙繼
龍幹當天章閣仍舊在幹當使臣之上事
不均平人用等之等緣其法內東門有關依
各次差天章閣使臣天章閣有關即差後此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六十二

百官門

內侍中

論趙繼寵不合越次幹當天章閣

傅堯俞

臣伏聞差贈淑妃董氏閣使臣供奉官趙繼
寵幹當天章閣仍旨揮在幹當使臣之上事
不均平人用嗟怨竊緣舊法內東門有關依
名次差天章閣使臣天章閣有關即差後苑

使臣後苑有關即差延福宮使臣兼嘉祐三年八月申明甚確今天章閣而下延福宮以上幹當者凡十三人亦皆久侍左右以勞遷繼寵何功直居前列將來內東門闕官便當次補敗紊綱紀增長僥倖樞密院殊不檢詳條列有請必行貪覲之徒迭相觀效實恐舊條日益隳廢臣又聞至和元年十一月楊永德幹當延福宮但依先後繼差其時亦有約束今後延福宮後苑天章閣更不添人

陛下念其父事淑妃收獎繼寵候延福宮有闕日特差於繼寵恩意固已隆厚其天章閣上名之命伏望即行追寢凡有遷改乞於舊法從事則天聽日清人心無憾

嘉祐七年十月
上時爲監

察御史
裏行

論李允恭趙繼寵

又

臣近有狀乞追李允恭之孫永昌恩命及奪供奉官趙繼寵差遣皆不蒙降出事權膠固孤力難移早夜顛思措身無所伏念倖人微

寵破壞常法樞密院苟徇人情恣其求請致
臣區區屢煩 睿聽然臣所以不避誅譴而
喋喋不已者異 陛下矜憐特加收採防微
杜漸緝正綱紀臣若顧避便不復言日往月
來浸以增甚不知於朝廷損乎益乎凡事止
於孽芽差易爲力謂小無害積悔將深使李
永昌若即正典刑繼寵者豈敢妄有覬俾今
此二人儻不追奪則兩省內侍攀援趨近各
生意於繩墨之外矣美官重祿率歸私謁明

敕著令舉爲空文惟 陛下留神念之此豈
爲政之體今朝廷闕失獨賴臺諫官數人故
陛下時有所聞空此一途聰明何寄臣謂其
言可聽願 陛下奮然行之有不能容不若
明加竄黜忠義之士猶有不顧而言者如其
是非置而不辨章奏入而不下使默默以食
息悠悠於圜牢則有志者豈肯爲 陛下安
職業而又留哉是不徒孤臣之羞固亦非
陛下之福至於今後依先降條貫餘人不得

援例如此指揮最爲深弊臣雖亡狀不願數
聞 陛下豈不惡之但未之思耳伏乞將臣
前後論列李永昌文字及趙繼寵兩狀付外
早賜盡法施行

嘉祐七年十月

論李允恭趙繼寵

又

臣累狀乞追李永昌恩澤奪趙繼寵差遣終
未蒙降出近聞鄭睹者將十數年前事援繼
寵例又幹當後苑人言未已倖進相仍事聞
搢紳莫不驚駭因緣攀引殊無已時豈有爲

法馭下執政不用設官使言而 陛下不聽
如此是條禁不須設而御史可以廢也臣雖
不知掇拾細微聊以供職上不違 陛下下
不忤貴臣可以無害患而速富貴恐臣今日
所得未多 陛下異時爲悔已甚故獨區區
顧思而不能自己者也張昇廢 陛下之法
恃倖臣之援蔑視言者謂如無人且昇者嘗
任御史歷知雜事遂爲中執法當日謂
陛下者云何而今乃所爲如是 陛下略加

省察可以見其心矣伏望 聖慈出臣前後
論列文字依條施行不然誅臣以快權倖臣
忠憤所激言不能文惟 陛下留神裁處

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論御藥院劉保信等與授外任不得

閣理官資

司馬光

臣伏見 祖宗以來擇內臣謹信者幹當御
藥院以其職任最爲親近恐名位寢崇歲月
稍久則權勢太重不可制御故常用供奉官

以下爲之轉至內殿崇班則出爲外官此乃
祖宗深思遠慮防微杜漸高出前古詒謀萬
世者也近歲以來頗隳舊法居此任者往往
閣理官資請其俸給久而不法殊失 祖宗
之意深爲不便今茲踐祚之初所宜革去積
弊率由舊章竊聞幹當御藥院劉保信等四
人亦曾自陳乞因覃恩別授外官伏望
皇太后殿下 皇帝陛下各依逐人所請及
應自來內臣閣理官資者並除正官授以外

任別擇供奉官以下素知心腹忠信謹慤之人使幹當御藥院仍自今後凡轉官至內殿崇班以上者並須出外一遵祖宗之制不得闔理官資依舊留任內廷差遣嘉祐八年五月上時

院諫論張茂則年未及五十不可爲押班

又

臣等竊聞祖宗舊制內臣年未五十不得充內侍省押班近除張茂則年方四十八今

陛下踐祚之初尤宜謹守祖宗法度以御

左右之臣示天下至公若茂則果有才幹可用雖更留此闕二年俟其年至然後授之又何晚也臣恐茂則一開此例則內臣攀援求進者多畫一之法從此隳壞人人相效不可禁止不若正之一事之初也臣等區區所爲國家重惜在此而已嘉祐八年十月

論任守忠十罪

又

臣近者兩次上言任守忠奸邪事迹乞正典

刑至今未聞施行臣迫於忠懇不能自巳竊
見守忠早以小臣獲事先帝幸蒙獎拔榮
祿俱極日侍左右不能以忠言正道補益萬
分專以詖諧諛諛苟求悅媚其罪一也總領
近侍委之差遣而凌蔑同列與奪自恣附已
則愛悅逆意則憎疾援引親黨排抑孤寒任
情徇私略無顧避其罪二也從來所授俸祿
賞賜亦不爲少而恣性貪恠老而益甚盜竊
官物受納貨賂金帛珍玩溢於私家第宅產

業甲於京師聚斂之心曾无紀極其罪三也
交結朋援專據權勢縱逞胷臆妄行威福所
愛者雖有大罪掩蓋不言所惡者小有瑕疵
糾擿成事使宮禁之內側足屏息畏憚守忠
無以爲比其罪四也濮王之薨守忠監護
葬事賣弄國威輕蔑皇族乘其有喪巧奪財
物所得甚多終不滿意遂誣長子宗懿以爲
不孝使之被譴感情成疾以至沒身不能自
雪其罪五也先帝以春秋寢高未有繼嗣

深思 宗廟生民之重屬意聖明固非一日
而守忠陰蓄奸心沮壞大策深忌國家立長
立賢自欲於倉卒之際居中建議擇幼弱昏
懦之君以邀大利如有唐之季定策國老門
生天子賴 先帝聰明卓然遠覽斷志不疑
不然則太平之業幾墜於地其罪六也及
陛下既爲皇子守忠內懷憂懼日於 先帝
之前離間百端隔絕內外進對甚希使
先帝爲 陛下之父不得施爲父之恩

陛下爲 先帝之子不得展爲子之親其罪
七也 先帝晏駕 陛下繼統不幸遇疾
皇太后權同聽政守忠乘此之際大逞姦謀
闕伺語言撰造事迹往來革面進退異辭使
皇太后以文母之慈不免投杼之疑 陛下
以曾閔之孝乃有負恩之謗交闐 兩宮遂
成深隙計其陰謀無所不至賴 皇太后聰
明確然執義不可傾移不然禍變之興豈可
具道其罪八也及 聖體旣安 皇太后躬

還大政守忠不勸導 陛下以勤修子道承
顏順意報答盛德恢廣令譽而相時隨勢翻
異炎涼欲詐輸新忠以巧遮舊惡用昔時讒
陛下之計爲今日讒 皇太后之辭雖
陛下未必聽受而使 皇太后聞之不能不
以介意終日涕泣悒快成疾守忠但欲左右
反覆自爲身謀並不顧天下之人議 陛下
之善惡其罪九也 皇太后正位尚新天下
聳觀令德守忠輒爲 皇后畫策並不稟問

皇太后矯傳教旨開 祖宗寶藏擅取金珠
數萬兩以獻 皇后既取悅一時又坐享厚
賜逆婦姑之禮開驕侈之源使皇后受其惡
名而已身收其重利爲臣奸邪孰甚於此其
罪十也守忠有大罪十皆 陛下所親見衆
人所共知其餘欺慢爲姦恣橫不法事類繁
多不可勝言誠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伏望
陛下盡發守忠之罪明示四方斬於都市以
懲姦慝

上治平元年八月

時知諫院

八月

乞御藥院等處親加選擇

臣向時上殿伏見 陛下宣諭以內臣差處
並一切委之都知司臣當日已曾奏陳以為
非便今入內侍省都知任守忠恃此權勢
背公立私奉之者坐獲進擢忤之者立致權
擯威福之柄盡在其手遂使官禁之中要樞
其人過於人主罪盈惡積幸賴 陛下神斷
已斥而去之然儻不收還威福之柄則是去
一守忠生一守忠無益也臣愚伏望 陛下

自今日已後除內臣常程差遣依舊令都知
司定差外其餘當御藥院內東門龍圖天章
閣後苑化成殿延福宮等處及非時差管幹
裏外要切公事之人並乞 陛下親加選擇
試之以事觀其為人忠謹有功者則加賞拔
姦邪不職者則加貶退不必一一勘會資序
檢尋體例如此則誰不懷德畏威輸忠竭力
豈獨內臣而已雖外朝之臣亦可用此道而
治也

治平元年八月
上時知諫院

論差中官爲陝西鈐轄

呂誨

臣近聞陝西四路各差中官一員充鈐轄專管蕃部公事及支公使庫錢千貫仍每歲入奏邊事權勢甚重驚駭羣聽臣不識聖筭之遠但聞羣臣之議不以爲便亦恐爲陛下之謀者思之未至耳但有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如於監軍者我朝因循前弊尚多未更革柰何又增置此員如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况今鈐轄寄重其

實已均無撫使之權矣原朝廷之意必爲昨來熟戶背叛弓箭手逃亡使之以時犒設專行姑息何其踈也臣嘗見熟戶耕佃官田並無征徭遇戰鬪方出一人一騎茲外更無侵擾熙熙兵業界外生戶羨慕不足常苦諒祚誅求願爲漢民不可得爾有以知熟戶無背漢之心明矣但爲諒祚誘之以厚利劫之以重兵邊臣坐視殺戮不爲救護彼將逃死豈得已也若威加邊外戎人不敢內侵熟戶自

然安堵不爾雖豐牛酒日爲犒設徒有損費
何益於事哉至如士卒久不訓練蓋兵官不
務協同借若五將軍中有一負內臣不喜教
閱動爲姑息由此卒伍驕惰他將稍嚴紀律
則怨謗競起帥臣畏懼唯恐生事上下因循
苟簡軍旅無繇精銳斯中官姑息之效也疆
場之事果只如此處置未知其利而但見其
害藩籬不日隳壞將盡藩籬墮則邊城危矣
臣前奏上乞於無事時整齊熟戶弓箭手大

臣合議終不以爲然臣觀今日處置誠未爲
便喑默不言則負任使所謂鈐轄四人者臣
欲乞朝廷省罷精擇帥臣凡事一切付委庶
幾閫外之權專制則於責重矣惟聖智擇焉

治平二年三月上時
爲侍御史知雜事

論差中官爲陝西鈐轄

傅堯俞

臣聞近差內臣四人分爲陝西四路鈐轄俾
專安輯熟戶而理其寃結仍許每歲一入奏
事臣獨念之未以爲得緣所以置安撫經略

使者正爲此等耳夫不能慰安使叛而從賊與無故爲羌戎所劫有司之過一也苟謂帥臣力不可爲則雖內臣何益豈有邊鄙藩籬爲賊掠去迺無一人責其任也今邊事方作處置不可失宜臣謂安輯之要當專督帥臣但寬其羈勒使得盡其才力儻猶不職重行黜免則後效可圖而威靈伸矣况理有非便庸可不思將來李若愚奏事苟不以爲信與無用同言而必從則安撫經略之權遂歸於

於四人矣彼帥臣者將諂奉之不服又敢與之較事體而爭是非哉縱若愚等審議無過猶不足以爲後法便著成效益有可慮者人謂塞其涓涓况勢非涓涓者乎伏乞收採芻蕘特行寢罷前事之失具存方冊臣不敢詳

言惟

陛下留神省察

治平二年三月
上時同知諫院

論差中官爲陝西鈐轄

趙瞻

臣伏聞古者天子推轂遣將則曰自闡以外將軍制之蓋明委任之專也故唐於諸道行

軍而置總管節度以至領押諸蕃部落及近
界諸蠻之類率入階衙遂成定制 國朝自
起西師分置戎府外有四路以扼虜境然招
討經略安撫總管之司責任至重故未嘗不
選文武賢明之臣以領其柄內則數州之軍
民外則諸部之蕃落威恩刑賞處置制宜敢
於纖微有不振舉比者戎事稍息人自謀安
繒絮飲食失於侈靡藩籬族聚不復顧卹向
即已稱兩面今遂絕為匪人去歲西夏兵勢

壓邊思順酋豪既為統率諸族離弱固自歸
投中國不為救營熟戶隨亦翻叛致此疆場
蕩無斥堠賊若犯境徑至城下固宜朝廷熟
慮更制近乃特以內臣王昭明四輩各當一
路招撫近蕃雖留神則甚勤在制宜則殊失
竊觀唐室興兵最多更用宦人率致敗事如
觀軍容及宣慰等名常為切齒之患令招集
蕃部鎮安方陞悉皆大將之權豈容偏帥所
撓一委斯柄將襲往弊兵機牽制統帥何安

臣愚所見不若以此等事盡付帥臣是其官
守誰執其咎既塞分權生事之隙又明委任
責成之專即罷閣官無侵軍政足以前鑒史
戒而後息亂原矣臣以久居關陝寢識事宜
比自西來兼訪道路邊人議士率言此失願
陛下特留神斷不憚改更隨意招懷以安攜
貳治平二年三月
上時爲侍御史

論差中官爲陝西鈐轄

趙瞻

臣伏蒙 陛下特出聖意擢在言職犬馬猶

知報效臣子豈忘奮勵况聞輿論敢自循默
近日於垂拱殿輒已具劄子敷奏以內臣王
昭明等四人分制邊任侵撓帥權乞賜更置
專責大將至今未蒙采聽是臣所負言責之
未塞者也此事一書國史已玷 陛下元年
之大政今又不察臣言遂爲 國家異日之
遺恨苟能遽追前命慰快羣情即於返掌之
間更彰納諫之德故人莫不爲 陛下深
惜之也且如帥府處置蕃部乃是邊事萬分

之一今以一事偶失即爲添置中官將來復
有事生又欲何以爲計况彼各受密旨歲入
朝謁邊臣疏遠日慮傾危軍政異同孰能主
執外未制敵內先壞事昔程元振誣來瑱之
罪魚朝恩間子儀之功故穆質諫用宦人爲
將而吐突承璀終無功于鎮定裴度奏罷諸
軍監陣而李愬逐賊于淮蔡至如本朝廊
延敗事則斬德和于河中麟府喪師則流元
道于海裔豈非古今得失之明效哉然猶使

議者惓惓疑宸衷之未斷怪輔臣之依違斯
可謂事機之切不可亟諫也臣至微賤愚
忠所激義忘後害殊不知有一身一門之私
計亦不知有羣閹羣邪之勢力上冒天威
死有餘戮臣愚不勝激切之至

治平二年
三月上

論御藥院高居簡
司馬光

臣聞古人有言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
言近者不治則不暇及遠也竊見幹當御藥
院高居簡性資姦回工讒善佞久處近職罪

惡甚多臣謹按 祖宗舊制幹當御藥院官
至內殿崇班以上即須出外蓋以日月寢久
官資稍高則防其憑恃威靈竊弄權柄遠鑒
漢唐之禍深為子孫之慮故也 陛下即位
之初內臣以覃恩遷官者盡補外職獨留御
藥院四人天下首以此一事譏 陛下之失
况居簡於眾人之中最為狡猾而 陛下特
加寵信行以腹心中外指目大玷 聖德臣
職在繩糾不敢不言伏望 聖慈遵 祖宗

令典應幹當御藥院官至崇班以上者盡授
以向外差遣其高居簡乞遠加竄逐以解天
下之惑

治平四年七月上
時為御史中丞

論御藥院高居簡

又

臣近會上言幹當御藥院高居簡工讒善佞
乞遠加竄逐未蒙施行昔周公以立政戒成
王至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
府亦皆擇人穆王命伯景為大僕正曰昔在
文武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又曰簡乃僚無以

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
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自古聖帝明王雖左
右小臣未嘗不謹擇端良之人以自防逸豫
之生也况陛下嗣膺寶命聖德惟新善惡
興衰於此乎分而使讒佞如居簡旦夕常在
左右又寵信之此乃異日禍亂之根腹心之
疾也臣職在去邪不敢不再三上言伏望
聖明依 祖宗舊制應幹當御藥院官崇班
以上者並令出外其高居簡仍乞遠加竄逐

治平四年
七月上

論御藥院高居簡

又

臣昨日前上殿言幹當御藥院高居簡自
先帝時竊弄權柄 陛下復寵而信之大爲
聖德之累乞治其罪 陛下許臣送樞密院
施行至今未聞有旨揮不知居簡以何道結
陛下能如此之深也居簡所能止於讒佞佞
者不過巧言令色希意迎合快人主之欲以
市其權使人主溺於荒宴而不自知也讒者

不過離人君臣間人骨肉惑人主之心以固其恩使人主陷於傾危而不自悟也有是二者不可不察向使陛下即位歲久功業已成而有讒佞之臣始得弄權天下有識者猶當寒心何則知其必爲禍亂之階也况今初承大統當銳精求治之時而遽留居簡於左右仍加寵信根蒂已牢則異日之憂可勝道哉此臣所以不避死亡而必當力爭者也或聞陛下欲待居簡自求引退然後遣去臣

誠戇愚未曉所謂若國之大臣耆年有德聞望素高一旦偶有小失未爲外人所知陛下務存終始使自引去以全其名則可矣其挾姦作慝者猶宜明正刑書况居簡閨闈小臣罪惡盈積所宜肆諸市朝宣示四方以戒儉人而尚足爲之隱乎且居簡姦邪播聞遠近陛下今日雖爲之隱天下耳目庸可蔽乎凡居簡所以能爲惡者以其自託宮禁譬如狐鼠依憑城社彼唯恐離去左右豈肯

自陳求退乎伏望 陛下盡出羣臣前後所
言居簡事狀送居簡所司明治其罪以彰至公
之道治平四年七月上

論御藥院王中正乞盡罷寄資令補

外官

又

臣伏見 陛下前者盡罷寄資內臣高居簡
等令補外官中外欣然無不稱頌聖 德尋
聞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又以王中正幹
當御藥院眾頗失望臣竊惟 祖宗之意以

御藥一職最為親密過供奉官以上輒令罷
去者迺以防微杜漸詒謀萬世憂深思遠誠
古帝王之所不及子孫所宜謹守不可失墜
者也近歲以來左右之臣顧戀權勢又貪祿
位遂求闇理資序豫支俸給名曰寄資以欺
誑外人此豈 祖宗之意耶今 陛下欲振
舉紀綱一新治道必當革去久弊一遵正法
夫法如隄防常應全固迺得無患一有蟻壤
泄之則漸致潰敗不可復救近習之臣朝夕

在側因緣祈恩無有窮極不以祖宗舊法
制之恐陛下他日亦將厭之也况王中正
素聞姦猾頗好招權今處之要職是生一居
簡也伏望陛下依前降旨揮盡罷寄資者
令補外官以成聖德之美別擇內供奉以
下樸直廉謹者使幹當御藥院以存祖宗
之法

治平四年七月上
時爲御史中丞

再論王中正及不當令內臣採訪外
事

又

臣竊聞陛下好令內臣採訪外事及問以
羣臣能否臣愚竊以爲非宜陛下內有兩
府兩制臺諫外有提轉牧守皆腹心耳目股
肱之臣也陛下誠能精擇其人使之各舉
其職薦舉賢能糾按姦慝論政事得失述民
間利害皆令列於奏牘明白啓陳其有尸祿
偷安及挾私欺罔者小則罪黜大則誅竄誰
敢不盡公竭誠以承休德如此則天下之事
猶一堂之上陛下何患於不知哉今若深

處九重之內詢於近習之臣采道聽途說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不驗虛實即行賞罰臣恐讒邪得以逞其愛憎陛下爲之受其譏謗也近聞王中正差往陝西幹當公事有知涇州劉渙等曲加諂奉擲延路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俄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衆人皆言中正所爲審或如此則是中正弄權已有其驗今陛下又置之肘腋委以腹心臣恐天下之人將踵足接迹而畏之輿金輦璧

而奉之矣外議又言山陵禮畢韓琦必求引退兩府當有遷臣切慮兩制以上萬一有無廉恥之人或陰結此屬以求進用者夫以堯之聰明咨于四岳衆言僉同然後用人猶失之於鯨况可決於近習之口乎凡公忠正直之士必不肯借譽左右以求自售齊威王所以賞即墨大夫而烹阿大夫正謂此也昔漢唐之衰宦官所以壞亂紀綱傾覆國家者皆由人主與之謀議帷幄進退羣臣故也此乃

治亂安危之本不可不察伏望 聖慈詳思
臣言凡欲知天下之事當詢訪外廷之臣其
王中正不可令幹當御藥院或姦佞之臣豫
設機謀以經營兩府者必不可用則天下幸
甚治平四年八月上
時為御史中丞

論不當差王中正等往外幹事

楊繪

臣謹按春秋君之始年變一年而謂之元年
者欲其善於始也變一月而謂之正月者欲

其正於始也恭惟 陛下肇升大寶新布大
令天下之民傾耳拭目以觀聽乎聖功睿業
實所謂善之於始正之於始之時也凡百注
措可不謹諸近聞差幹當御藥院王中正往
陝西幹事續又差幹當御藥院李舜舉繼往
未幾又差押班王昭明繼往御藥院押班最
為親近之職 祖宗已來差出甚少外之官
吏苟奉上所親近之人不唯擾民抑其駭物
今乃旬月之中差御藥院二人押班者一人

接跡而行 陛下以此輩爲腹心乎則館閣
臺省之臣乃朝廷所養以待用者豈無一人
可爲腹心而必用此輩乎臣近又聞冬至節
假百官頗循舊例遊相國寺聞有小黃門隨
而抄劄姓名臣不審 陛下以之爲耳目而
使之然乎抑此輩自欲以媚於上乎如
陛下使之然則非前旒蔽明人主不窺私之
義也若其自媚於上則蔽 陛下之聰明其
可量哉臣切意 陛下之所慕居堯舜之上

而反有不鑑漢唐之季臣竊惑之伏乞委腹
心耳目之任於世之賢者無俾宦者之權從
此漸盛乃所以爲善之於始正之於始之術
也治平四年十一月
上時爲知諫院

乞定著內臣負數年未及四十不得
入諸閨閣

孫覺

臣風聞日近行遣內臣白茂先事如茂先所
坐宜在誅戮之科貸以不死聖恩甚厚然內
臣出入宮闈宜在防限臣聞 先帝時後宮

甚肅內臣出入皆更相戒飭嘗慄祇畏在
仁宗朝入內內臣亦常限年年未四十者不
得入諸閨閣臣謂因此事定著負數仍以年
爲限隔便使重爲保任自非通詔令之處一
切減損蓋宮省之內不可以不清而防微杜
漸亦宜及其未然

熙寧元年上時爲
右正言諫院供職

論遣李憲措置邊事

周尹等

臣等伏見 朝廷以熙河路鬼章爲寇遣內
侍省押班李憲往以秦鳳熙河路計議措置

邊事司爲各中外之論皆謂憲雖名計議措
置邊事而軍前諸將皆受憲節制其實大帥
然自詩書以降迄于秦漢魏晉周隋上下數
千載間不聞有以中人爲將帥者此其故何
也勢有所未便也蓋有功則負恃驕恣陵轢
公卿何所忌憚無功則挫損國威傳笑四夷
非細事也唐自睿宗以前未嘗以將帥屬中
人至明皇承平日久志大事奢稍委近習會
安南蠻渠梅叔鸞叛而楊思勉請行逐許之

然猶以宗楚客爲大都護及單行章亂黔中
始以思勉爲招討使雖有擒滅醜虜之功而
唐之禍萌於此矣及代宗用魚朝恩拒史思
明討僕固瑒而恃功擅命幾危社稷倚元載
除之寒心者數月以程元振判元帥行軍司
馬權震天下元勳故老皆見斥逐洎大戎內
侵集天下兵無隻輪入關者此皆已然之效
也至憲宗時王承瓘叛以吐突承瓘爲行營
招討處置使諫官李鄘許孟容昌元膺段平

仲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太師
恐爲四方笑乃更爲招討宣慰使而承瓘卒
以無功輕謀弊賦得罪及後世區區踵其故
迹而唐之禍有不可勝言者其源蓋起於開
元也今陛下更易百度未嘗不以先王爲
法忽降詔命以中人爲帥權操士大夫者莫
知所謂夫以陛下之信聖人而用此輩
雖憲百輩臣等知其無能爲也陛下獨
不長念卻慮爲萬世計乎使後世效之

狃以為常進用中人常據其權而天下之患
又將有不可勝言者矣
陛下
故跡而忘天下之患乎方今
陛下
之士布滿中外豈無一人可
陛下
事憲出入近密荷國寵榮詔
陛下
敢言小臣不敢議臣等代
陛下
故敢盡其狂愚
熙寧九年
承禧彭汝
論遣李憲措置邊事
係第
三狀
周尹等
臣等於十九日奏為用李憲專措置熙河事

宜乞寢成命至今未蒙施行臣等重念古者
奄人以典司內事而已雖漢唐之始亦未聞
任事至後世始以政機兵柄假於所私而漢
唐自是衰矣
陛下
以漢唐之盛為不足道而肯安襲已敝之法
重回既成之命臣等備數憲府終未敢安也
惟奄人柔媚非深長計慮也左右便辟以逆
人君之嗜好作為聰明以投人君之耳目其
初未嘗無不可與而其終未嘗不致天下之

亂傳記所載非可誣也且 陛下宮中所指
今皆此屬 陛下既數假寵於憲則其類莫
不畏向而服從之而其情日自侈大憲功益
高賞不可不進及其盛而抑之則其中必不
自滿矣以柔媚之性日習於侈大挾不自厭
滿之心得所信向服從之類以事 陛下於
中此不可不戒也臣等知 陛下聖智神武
以犬馬用憲羈紲銜勒必無狂逸奔踈之憂
而臣等區區誠如過計然反復思念自古未

有以兵寄奄人而不亂者夫天下之事忽於
其始則其終也必有害 陛下以一方事宜
屬之憲後執以爲例則兵權必歸焉 陛下
以薛昌朝役於憲人習以爲常則士大夫必
見摧傷矣此必然之效也惟 陛下深念之
故臣等以謂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
不成其禍小有成其禍大昔漢唐及 藝祖
皆以兵定天下方其初中國瓜析爲八九世
方乏才人不知學而 祖宗震起於挽搶獲

攘之中所以安寧者亦自多士而已未聞此屬有與焉今鬼章狗偷鼠盜非可畏之與國也祖宗恩德庇覆之乂陛下作成人材之盛非無可用之忠臣也陛下何重於憲而忽忘天下之上怠功臣之心兆後世之患哉陛下神明淵奧非羣臣所能窺測然臣等於此日夜念之至熟而無疑者也蓋陛下謀于心臣等謀於衆人陛下欲權一時臣等爲萬世計惟少屈意聽納早賜旨揮

寢罷以安物論

貼黃臣等訪聞熙河事宜如漸次衰息誠如此憲尤當早賜追還切恐憲到熙河復與王中正邀功生事幸如茂州之賞方事之多惟冀國家務求寧謐以惠天下臣等本欲固奏然以謂此事所繁稍大得自聖斷寢罷尤允天下之

議熙寧九年
十二月九日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六十二 終

校完

